

32658

:15



史記鈔卷八十二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

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予覽之多  
為硯碯奇崛然騷之再變矣特檄蜀父老與諫  
絕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

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蔭相如

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

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

愛而字之也  
文翁遣相如  
受七經  
傳首亦可觀其  
後書賦多別見  
不必錄克之

相如志獨在詞賦梁者詞賦之數因病免有志

叙麗情纖悉而古雅濃厚最是高手千古傳奇之祖 文索

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并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蓋至理樂而尤可觀 會孟

按謂相如傳自作者必不肯著文君事識悉丙仲

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載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

有生色

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善寫事情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

此時臨卽令獨  
不能為相如關  
說王孫即  
鑪酒肆也

他人不下手處  
公史公偏下手

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  
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  
樂，曰：長卿第俱如臨卽，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  
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卽，盡賣其車騎，買一  
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禪，與  
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  
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  
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  
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

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  
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  
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  
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  
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  
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  
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  
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  
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

此太史公極子  
虛賦之大旨為  
訓註之法，用脩

此子長史華斷  
索而非長卿自  
作傳明矣 允寧

西青兩釋極詳  
諭檄體

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  
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賦奏天子以爲  
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  
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  
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  
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  
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  
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  
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

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  
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  
受事。訕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  
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  
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  
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  
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  
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  
悉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兩相引責

當時巴蜀民未嘗知兵故以邊郡之習戰者風示之

雖云兩責寔偏重在責民一途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亾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奔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

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亾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亾亾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

作賦侈靡而作  
激明切渾厚此  
其為相如之文  
也丙仲

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  
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  
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  
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  
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  
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  
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  
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

相如始以汚行  
不齒于蜀人既  
而以賦得幸于  
天子未能有所  
建明立孫毫之  
善以自贖而創  
開西南夷遂君  
之惡以患苦其  
父母之邦乃復  
矜其車服節旋  
之美使邦君負  
弩先驅豈詩人  
致恭柔梓萬石  
君下里門之義  
乎卓王孫暴富  
虜也故眩而喜  
耳蜀多君子何  
喜之有王瞻

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  
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  
着續與神等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  
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  
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  
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  
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  
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

按業者本也  
本由相如立  
此事故不敢  
更諫

此篇多飾詞

亦是賦體揚子  
雲長揚賦全摹  
此文學

羈縻勿絕取夷  
狄之正法用脩

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駟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

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爨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諄不可得。

句、着意撰出  
不事幽奇而自  
越常調高雅濃  
至久而更新  
文繁

聞已。請爲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  
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  
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  
人登降。移徙。陟陘。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  
決江。疏河。漉沈。瞻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  
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  
腴。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  
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

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  
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貳  
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衍溢。懷生  
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  
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  
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  
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

相如之文中間  
有賦體用均

以沫若水為  
關

提作提安也

造語妙可謂神

夫漫何處未  
文

此段括一篇之  
意而提結之

用脩

風意未切而且

開封禪之端

克之

咸同于五帝  
登三王之上

敞罔失容也  
靡徙失正也

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蓋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逃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

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

死傳

辭避其後有人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  
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  
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  
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  
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  
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  
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  
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精效無刺語

文潔

謂所不慮而  
猛獸駭於也

銜馬勒銜也  
鈞逆上者為  
蹶

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  
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  
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楸之變而況涉乎蓬  
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  
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  
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  
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

司馬相如

卷八十二

司馬相如

十

起得磊落悲感  
文格

大人喻天子

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  
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  
世行失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  
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  
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  
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  
意也。乃遂就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  
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  
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

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  
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  
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  
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  
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  
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逃  
聽者風聲，紛綸歲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續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  
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

瑰琦而古質  
瑰琦尚可及古質  
絕不可及

字句意格俱鍊  
有聲有色有氣  
有骨有味有態

文繁

五五帝也三  
三五也

千載而聲教始  
絕故云善終  
用均

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旨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祿。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

導擇也。一云  
瑞禾  
也。船角也。極本  
也。介山大丘山

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蓬涌原泉。沕滴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濶泳沫。首惡堙沒。闇昧昭晷。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

言周末可封  
禪為進漢可  
封禪而不封  
禪為讓也

此段假以大司  
馬進言用修

舒徐而實勁嚴  
整而最圓

泰山而下言

謙讓不封禪

于道為與之

意

或謂而下言天

示以符瑞不可

以辭承天意以

行事豈謂進越

申言不封禪之

與也用脩

與蜀不變服也

不化信同意

天絮

不為苟且踰  
禮也

聖主而下勸之  
也雜薦紳先生  
而下明之也  
用修

六經增一為  
七也櫃布也  
一作臚

此書之作唯欲  
人主崇虛聲以  
誇示後世相如  
以棟  
設為天子俞可  
之詞

恩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  
仁育羣生。義征不悖。諸夏樂貢。白蠻執贄。德侔往  
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  
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  
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  
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慙焉。或謂且天為質闇。  
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  
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于  
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

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  
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  
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  
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  
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  
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  
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  
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  
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

頌分爲六章首  
言甘露時雨  
谷之瑞次言德  
澤流而物懷思  
以興泰山之望  
幸三四五言騶  
虞麟龍之瑞臻  
所以覺悟于天  
以著受命之符  
六章以上符瑞  
上帝依類托寓  
而論天子使封  
禪也末教語所  
以言天符不可  
遠而王道不可  
缺也 會孟

侯何也邁行  
也言君何不  
行封禪也  
擬：文彩貌  
謂騶虞也

宛：屈伸也

密山也言依  
事類托寄以  
喻封禪者  
亦是曲終奏雅  
文潔  
封禪書末數言  
亦風諫以相如  
之靡如此知古  
人不徒作也  
用均

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  
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  
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  
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汎專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  
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  
黑章。其儀可嘉。收收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  
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

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  
而升。采色炫耀。熿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蒸。於  
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記  
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  
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  
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  
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  
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  
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

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後人混入贊語不載

相如集中傳乃校傳者取子長所作傳附之也。史通以為相如自作非矣。即自作獨不為文君事。一少諱。即用均。長卿以賦為文。故難蜀封禪。綿麗而少骨。賈傳以文為賦。故弔屈。鵬鳥率直而少致。元美

### 史記鈔卷之八十三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

此傳摠見淮南  
驕恣文帝仁息  
元寧  
篇中曰心悲曰  
時悲曰時嘆曰  
心以為曰自度  
曰自傷曰念曰  
悲曰以為插寫  
歷、如見 文

謂父祖代居  
真定也

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伏後案及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

厲王雖以母仇殺人而指數其罪皆當辟陽本有死罪故赦勿治也用均

厲王生不知母長而不忘仇恨身危犯法以據其情使無驕恣自禍此志豈不與天壤相磨可稱諷誦哉文帝傷其志是已會孟

朝甚橫從上入苑圍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剗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

模寫騎忘之漸

此事似曖昧

淮南王謀反事  
不詳見敘事中  
但于初奏內詳  
之應德

以下次淮南王  
罪狀條貫嚴密

官為大夫名  
但者也律有  
罪失官爵稱  
士伍者也問  
帝名  
此後言必稱長  
以逆王廢王稱  
也 允寧

謾誑也

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伏後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

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

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

得。欲以有為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

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

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

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

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

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

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

殺人爵人皆以  
數紀正見淮南  
驕恣之寔

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弃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

春即淮南公  
相春也

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弃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

死傳

謂他事可其制也

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

轎車有檻封也。乃公王自謂也。驕蹇既曰益驕。志至其自言亦曰。吾以驕故一為血脈不脫一驕字。以棟

此一言蓋之罪重矣。此蓋好立威名。處幸文帝不用其言耳。

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亾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弃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塚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

列傳

卷八十三

淮南王

五

請帝驕其弟則  
可謂帝不容其  
弟則不可叔禾

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歿，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

補東城侯一句  
是周匝處

扶顛持危相之  
道也。相而請將  
扶持之道也。是  
故淮南以完  
國賢

淮南相名不遺  
君寔則為漢可  
謂善用權者也  
去起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叁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

伏後奈

文景待淮南王  
及三子並恩勝  
法已而安復反

淮南王以下二  
十七字備其大  
者漢書難列其  
才能風流然入  
怨約至粹不能得  
會孟

蚡為肺腑大臣  
而言謙如此其  
不赤族者真幸  
也用均

淮南不軌之謀  
實田蚡有以啓  
之小人之能禍  
入國如此也

淮南衡山終是  
疑獄禍俱骨肉  
不和起 文原  
女陵為詞何哉

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  
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  
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  
王歿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  
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  
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  
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  
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  
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  
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  
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  
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  
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  
中詞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

王太后先適  
金氏女也

謀盡委曲難知  
太史公模寫得  
盡

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  
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王謀為反具  
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  
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  
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  
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  
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  
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  
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

一淮南一漢串  
揀無痕絕妙  
文繁

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淮南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  
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亾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  
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淮南王王后計欲無  
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  
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  
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  
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  
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淮南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  
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

中尉殿宏可謂  
入危疑而不亂

者  
插寫揀湊甚精  
文潔

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  
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王聞漢使來。  
卽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  
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  
明詔當弃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  
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  
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  
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

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卽賀王。王以故不發。其  
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  
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  
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  
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  
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廷臣必  
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  
且吾內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  
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

漢書取為被傳  
最失 文格

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  
得此亾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  
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  
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  
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  
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  
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  
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  
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

存亾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  
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弃禮義尚詐  
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  
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  
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  
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  
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  
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  
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

五六七章法整  
然而語却未精  
峭 文潔

始曰十家而五  
次曰十家而六  
又次曰十家而  
七虛政日益熾  
民心日益離模  
寫當時景象若  
自擊然 季默

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

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亾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

禮飲酒必祭  
示有先也故  
稱祭酒

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

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

不以爲子兄  
然數  
不省錄著兄  
弟數中

此一着如何不  
早慶

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略詳在前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

宛一會

應前

以下問答頗有  
雄奇氣稍類國  
策文案

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

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

歎盡不盡

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歿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詘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歿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

漢將一日向說  
得英特明爽

名寧

有禍無福之言  
似有決斷者何  
其見之不終耶

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錢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

語有鋒亦有色  
態賦却只是過  
秦餘論 文索

賦發間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

惜乎持正不終

後世反者多用此術 應德

耐罪能任其罪也

前多美詞末乃為畫逆計何其智愚相背哉 允寧

如以巾蒙覆其頭而發之言甚易也

卒衣也

其謀比之田祿伯桓將軍不逮遠矣此懲棧豆之計也能無為人擒乎 應德

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

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

淮南君臣之謀  
本若此是可一  
笑

初未定漢而不  
發三款後而未

決一未發終之  
款休叙述有次  
第可玩精神倫  
罪日具 文繁

不殊不死也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  
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  
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忝越耳。  
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  
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  
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  
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  
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  
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

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  
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  
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  
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  
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  
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  
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  
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  
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

肆習也

按淮南王逆節

萌于田蚡無將

誅意蚡可謂將

者也 文恪

安逆跡未露以

重于蚡其微也

中其情然重聲

巧矣此春秋家

之刻 文崇

比吏而非真

非吏故曰他

本只是非吏又

用他字甚奇

之俗

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  
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  
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  
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  
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  
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  
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  
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  
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

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  
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  
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  
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  
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之畫反謀  
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

衡山王父子兄  
弟相逆亂罪狀  
不忍讀特其文  
字模畫甚詳可  
取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  
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  
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

次王諸后妃男  
女或各或不名  
後有覆案

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疆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歆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

家屋裡事叙得  
委曲備至 文繁

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弃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其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

假母傳母病

連下教欲字稿  
摩王后隱情曲  
盡以棟

嬪人之惡如是

太子遭謗不能  
自盡乃以若所  
為為止謗之計  
陋亦甚矣

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  
季。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季。王后有侍者  
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季亂以汙之。欲并  
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  
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  
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  
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季。乃  
謂王曰。季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  
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

輜車戰車也

望如是三字提  
擬此一段甚有  
綱領并其心事  
且暴白矣 鈔佩

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季日益親幸。王  
奇季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  
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  
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季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  
輜車。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  
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  
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  
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  
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

應前本謀

死傳

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

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

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

孝作朝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

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

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

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

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

王子孝家吏劾孝嘗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

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擬太子

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

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

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

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太行還以聞公卿請

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

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弃市王后徐來亦

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弃

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此傳起處先以

王后諸妃及男

女總叙于前未

及後以王后諸

妃及男女等結

之可謂首尾相

應季然

列傳

卷八十三

衡山王

二十一



原件短缺

P22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亾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史記鈔附卷之八十三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歿。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歿。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贊語叶韻而句  
法奇 用脩  
孫叔敖使民自  
高其車得誘民  
之術也公儀休  
不受魚謹律身  
之常也石奢以  
父殺人李離以  
過聽殺人皆自  
殺皆難能之事  
也 東發

一作慨

通篇以慨直摹  
寫汲黯為精神  
而不學無術亦  
稍見

篇中發揮頗為  
人處旁引曲證  
無不極意筆勢  
縱橫畫出一強  
項有色有態有  
味有韻 文繁

史記鈔卷之八十四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  
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

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

馬○五以莊見憚○五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

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

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便有大體之使河內失火延燒

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

汲黯卧治東海

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

迷性行如此者，款為後穀事張本耳。

言其所善以見黯好直，用均。

汲黯以純剛至正之氣卓出漢廷之右。自天子以下皆嚴憚之。言雖不用，漢鼎之增重亦多矣。子曰：「張也。」意烏得剛黯庶幾無慙者與。東漢。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栢、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弃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長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

助能發驗之為人亦知人矣

用均

將言望見黜避

帷中故先從衛

青弘常日見時

說未如此則前

所謂尊重後所

謂封侯皆有不足道矣

用脩

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

以下節、矯正時事

慨嘆有味 文宗

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

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

併田蚡揖大將軍作兩處叙

應德

句甚高簡

克之

大將軍所以不可及用修

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

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大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

未央殿中有  
高門也

餘人。黯請問。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

無符傳出八  
爲闡

黠然者屢矣  
黠亦危矣 丙仲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捕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帝正不欲黠在  
內乃自請執  
名寧

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

如郭國安  
若是

史公於凡不立傳者類于各傳附後叙或因事或以地隨意波及不必大有深意 文索

因豔及安因安又及段宏展轉似不甚切及言衛人於後一時出處有可嘆又與傳首有籠于古之謂君向相 卷云 會流

鄭莊與長孺性行不同獨其好黃老慶同鄭君者豈其節義之士耶惜乎太史公不能自勅為一傳

列傳

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歿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歿。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厄。聲聞梁楚之

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日

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

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

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

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畱

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

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

好揚士類亦其生平得力處

回恐字若相應亦在有意無意之間

文索

字鄭莊綠時人語如此想一時

翕然之譽直達九重然有味

文索

不齋糧見所與者衆也

任人謂保任見舉者既人取備直也

安與巖為姑姊兄弟獨不為鄭

莊地何

兩人行者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廢也賓客並落故太史合為一傳以模寫之

豈其好客之餘

譯耶

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深情從朋

於不救中未

文索

兩人為一傳以此而小論具是之矣

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

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

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

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

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

及傳

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

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

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

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

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

齋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

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

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多逋負司馬

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

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

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

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

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

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

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

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

列傳

卷八十四

汲鄭

八

悲夫。

史記鈔卷之八十五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  
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五叙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

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

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

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

謂學者課功  
著之于令即  
今之學令也  
史公諸文俱離  
肆乃此篇獨醇  
雅甚儼然儒者  
之風春蚕作繭  
見物即成不虛  
批 文索  
述六藝獨遺易  
何也 文索

文學興廢世代  
沿革此文倭之  
看他叙數千百  
羊事略無添漏  
允寧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

則學轉

孔子八世孫  
名斨字甲也

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歿。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亾。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

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晉。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

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澁臣下取漢相，自序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屢書不一書，皆反辭，見意深歎。夫儒教不白于天下，而文奸飾詐，爲經術之羞，用修。

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

自此以下皆弘  
文請之辭

文太平淡未為  
不厭也漢書疏  
多此類固是彼  
時善奏常語  
文索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  
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  
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  
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  
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  
之行也。建晉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  
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

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  
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  
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  
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  
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  
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

計偕謂與計  
吏俱詣太常

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詩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卽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

太史公傳儒林  
不採道德之士  
及其說經者之  
旨，猶疏六藝門  
戶，此其不知學  
之故也。古人云  
漢儒傳經而經  
亡，而于此亦可  
概見矣。  
列子云：胥靡登  
高，不惧胥隸也。  
靡末也，胥靡末  
隸微賤之人，腐  
刑無礙，用修。

經井介五家一  
人各分流派中  
間或詳或畧叙  
得甚錯綜有致  
文景

死傳  
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  
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  
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  
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  
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  
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  
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  
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

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  
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  
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  
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  
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  
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  
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  
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

黃生之言終非  
文恪

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

直是罵語言安  
得囚徒書乎指  
固爲囚徒也  
文掣

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

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書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

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秦讞椽。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椽。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歿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

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

以容爲禮禮之  
也。太史公獨  
挈而著之

容亦音容也

滿意相生。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春秋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

董仲舒胡毋生  
瑕丘江生三傳  
皆引入公孫弘  
何也弘之治春  
秋不如三子三  
子皆不顯而弘  
位至公卿史氏  
亦微致不平之  
意云爾

中挿入胡毋江  
生末復歸仲舒  
又一法 文潔

是下董仲舒吏當處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  
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  
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  
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  
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  
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  
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  
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

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  
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  
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  
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  
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  
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史記鈔卷之八十六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酷吏傳。凡子孫人。史公特。武帝一時任。刑。及其盜賊。或兩三人。錯附。一傳而海內橫被。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法嚴則姦生姦  
生則法愈嚴大  
之嘆息哉越痛  
快文

缺方謂除其  
履約三章耳

十人行多相類  
而叙各不同筆  
力極其變化  
應德

十人只是一篇  
文字用脩  
畫出一個強人  
應德

篇中唯却步及  
其諫居邊兩事  
餘但叙酷跡  
之

列傳

正說

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矣。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

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寤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

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

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

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

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

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矚氏宗人

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

列傳

卷八十六

酷吏

二

都酷吏也而有  
言若此君子不  
當以人廢言  
丙仲

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皆惡。餘皆股栗。居歲  
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  
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  
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  
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  
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

郅都又酷吏中  
之賢者。觀其威  
情。匈奴可知矣。

都能護景帝而  
受賜不私臨江  
而加誅皆太后  
為之也。愛而賞  
焉。似矣。惡而處  
焉。何哉。李蹇

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  
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  
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安從事。匈奴  
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  
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  
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  
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  
遂斬郅都。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  
此却又提在

終成之為人

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  
遷至濟南都尉而鄧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  
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鄧都如此及成往直陵  
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鄧  
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  
為中尉其治效鄧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  
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  
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

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

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

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

重於郡守成得以  
髡鉗脫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虞周陽故因

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

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

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

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

有外戚姬屬  
比于宗室故  
曰宗家

文惡言以文  
法傷客人也  
均等也商車  
辱也伏軾也  
謂下之也

於此見條侯之  
長者丙仲

禹無酷跡桓文  
深文案

此湯傳最詳蓋  
此傳湯為魁  
文案

爰易也以文  
書易其口詞  
又曰爰換也  
古者重刑嫌  
有爰惡故移  
換獄書使他  
官考實之

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司馬安  
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  
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  
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奔市自寧成周  
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  
等矣陽由案市

趙禹者潯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  
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  
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

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  
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  
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禹詩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  
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  
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  
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  
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

無害猶言莫  
能破也

諸酷吏之遷秩  
皆曰上以為能  
詞婉而意深矣  
李鼎

見文法輒取句  
景見老吏手段  
丙仲

乾沒作隨勢  
浮沉也

模寫趙禹張湯  
兩人共事而兩  
人各自結局處  
極工  
是張湯巧於媚  
上處  
亭平也使之  
平疑事也

以下章法皆整

死傳

費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椽以湯為無害言大府  
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  
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  
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  
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  
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  
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請  
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  
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

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

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

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

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

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

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

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

川傳

卷八十六

酷吏

六

湯此術自謂微  
巧不謂史公乃  
能寫文繁

湯自為刻深而  
濶上以寬釋正  
是他舞文處  
丙仲

獨載上所說釋  
亦爭二人卒在  
他事可知

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  
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  
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  
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  
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  
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  
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

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  
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  
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  
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  
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  
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  
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  
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  
子忘食丞相取克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

按史公連曰責湯曰指湯曰怨曰害湯又曰怨之曰惠之曰欲臨之又曰有卻曰心望極其形容皆為下文天子果以湯懷詐使使責湯張本

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譽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

只一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斬山頭去。痛快未必因奴之為也。故曰羣臣震懼。筆意洋溢矣。用脩錢通言以利交也。

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辨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

原湯所以敗收  
拾不遺細瑣此  
怨參會一、有  
條理絕似左傳  
文法  
三詳字樣馬湯  
甚誤用均

導擇也以主  
捧米故曰導  
官又曰太官  
之別也主酒  
導官今倉監擇  
米字蓋可凡非  
以諸獄滿蓋辜  
連非犯故

湯為御史大夫  
七年敗中云窮  
竟其事未奏未  
云三長史皆害  
湯欲陷之此三  
節者皆敘事起  
伏血脈

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  
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  
從申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  
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  
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  
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  
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  
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

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  
居病歿。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  
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  
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其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  
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  
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  
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  
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  
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

以下叙三長史  
甚有條理

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嘗欲成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訕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

言湯與田信  
為左道之交  
至此又合三長  
史臨湯計言之  
与前又相照

素。賈。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

即此所夷滅幾  
向人一句湯又  
何說故曰何不  
知系又曰何對  
薄為 丙仲

禹責湯是六其  
如自謂何

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  
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  
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  
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  
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  
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  
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  
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  
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

非禹平也。乃後  
來益急。反各禹  
為平耳。用均

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  
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  
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  
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  
為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  
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  
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  
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

寧成事不入本傳而以附入從傳以容形主也

按此一段最奇先說寧成之威然後說縱能制威猶先說卸都之威然後說成能凌都也應慮

寧成爲酷吏而從復破成之家可爲一嘆

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糾緒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贖餉者二百人爲解脫或罪盡殺也驚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行治不避賢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忽成及此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客太詳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

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

又腰鎖怒湯禹  
甚從因波出關  
奉文察

以都較從前極  
其列暴惡乃獨  
留一廣字着尾  
處揚之且用短  
峭句振起大有  
勢文察

稚殺人而埋  
之或謂發冢

自温舒而下皆  
張故吏也故太  
史公每曰事張  
湯意深至矣

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  
史王温舒為中尉温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  
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  
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  
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  
病久已而卒起幸其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  
為不復行此道乎音街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  
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  
以為廢格沮事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從  
○客

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  
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  
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  
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  
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  
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  
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  
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  
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

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會春温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

野無犬吠之盜  
 野道不拾遺變  
 文應德  
 温舒殘暴所不  
 能盡載奉傳者  
 復見之楊僕傳  
 中

以義縱猶畏温  
 舒載文恪

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賢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

傷僕傳不詳僕  
本末而特詳尹  
齊王温舒及末  
篇盜賊滋多之  
故太史公重在  
酷吏不為僕傳  
也  
却入在第二次  
作中尉中

受投書之器  
入不可出伯  
阡陌格言村  
落皆置長也  
此段似張湯傳

言下戶之中  
有奸猾之人  
令重天以逐  
之也  
上疊蕪勢而有  
勢者漫出于此  
情理畢達服中  
以下滑而大滑  
乃為用文字之  
鐵器眼目之歷  
落如此用脩

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能南越反  
行稍遷至王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  
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  
之病歿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  
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  
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  
投鉅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為  
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賈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

戶之猾以君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  
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  
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  
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  
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  
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  
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  
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  
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

溫舒獨酷故其受禍亦獨慘

叙酷吏故事皆詳 應德

尹齊得病歿而仇家燒其尸

酷吏為官而盜賊蜂起于是捕衣直指之使出矣

收尾舉溫舒以復放放之者即不着名酷吏四等印却一等湯禹一等成由一等從溫舒一等昆錯在印都上馮當輩又出溫舒下 文案

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沈匿不發覺之法

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溫舒自殺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

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

三族而主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歿家直

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歿家直不

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歿仇家欲燒其尸

尸亾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

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

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

柱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歿罪縛辱郡

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

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

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

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

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

渠率散卒失亾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

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

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王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誡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主溫舒免中尉。

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誣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減宣自殺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

失亾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幸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至也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

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亾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

太史公謂張禹  
成而民不思一  
語至矣班固乃  
稱其推賢有後  
力雪其酷吏之  
名異乎太史公  
之直筆矣用修

以此叙應污獨

咸作成謂惟  
繫之成伏也  
護駕以言苛  
酷比之護身  
為賣請以於  
擊致人買免  
請求也

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些累  
數巨萬矣杜周獨得  
以富厚終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  
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楊趙禹時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歿後網  
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  
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楊方略教導禁姦止邪

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  
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檀磔人東郡彌  
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  
馮翊殷周蝮驚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  
足數哉

予讀酷吏傳諸所刻標吏民蓋不成洪水之災  
與秦特一聞耳而諸酷吏十餘人惟趙禹杜周  
以善終餘皆誅其甚且族而仇家為環其尸今  
之吏不可不戒我  
太史公傳酷吏蓋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  
數里若奸宄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羣小羣  
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  
史公意也

吳興縣志

卷一 地理志

一 疆域

二 山川

三 城郭

四 鄉里

五 風俗

六 物產

七 藝文

八 職官

九 選舉

十 雜考



